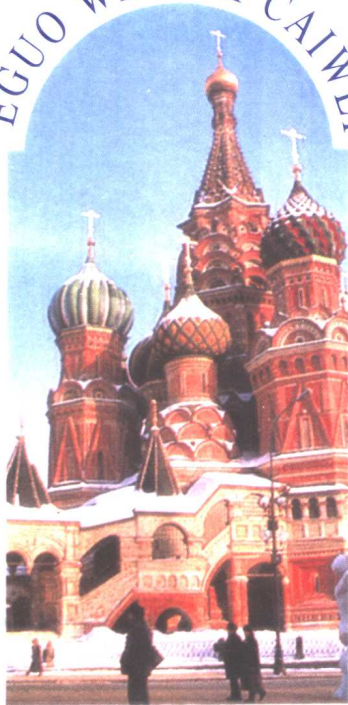


EGUO WENSHI CAIWEI



蒋路著

俄国
文史

采微

EGUO WENSHI CAIWEI

東方出版社

俄国文史采微

WENSHI CAIWEI

蒋路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承琬

装帧设计 曹 春

责任校对 李兰亭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俄国文史采微 / 蒋路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60-1781-4

I. 俄... II. 蒋... III. 文学史—研究—俄罗斯 IV. 1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206 号

书 名 俄国文史采微

EGUO WENSHI CAIWEI

蒋路 著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 数 336 千字

书 号 ISBN 7-5060-1781-4

定 价 34.00 元

前 言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国开始引进俄罗斯古典文学。经过几代译者和编辑的努力，这项工程已基本完成，有关的重要论著亦相继翻译出版。介绍俄国史籍的工作开展得更早，如果从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桂荣等合译的《俄国史略》一书算起，那末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来。此后，各种俄国通史和断代史也陆续移植过来了。

最近十几年，国内有好些俄国文史研究者不再满足于撷拾境外的现成论著，进而自己动手撰述，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确实令人鼓舞。俄国文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方家学者无暇顾及而又值得采掘的题材甚多，这本小书便是一次粗浅的尝试。

作者未在事先拟订一个缜密的计划，可也并非随兴走笔，而是着意寻求一些新选题和切入点，不避舍本逐末之讥，将手头积累的资料和自己的一得之见加以归纳抉剔，敷衍成篇，希望多多少少能阐明俄国文史的若干侧面或片段。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就得听候读者的裁决了。

顺便说一句：书中的少数文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刊物上发表，结集前都经过较大的修订。

蒋 路

1996 年秋，北京

序

这本书是我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家蒋路同志的遗著，分上下两篇。上篇的二十七篇文章曾在1997年以《俄国文史漫笔》书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下篇诸文则是后来写的，就内容和性质而论，可以说是前者的姊妹篇。

蒋路同志于82岁时因病去世。除了求学的少年时代，他的漫长一生几乎完全贡献给了俄罗斯文学。40年代初他开始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学习俄文，练习文学翻译，并在重庆育才学校讲授俄国文学课程。20世纪50—60年代，他将主要力量用在翻译俄国和苏联时期的文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上。70年代末他重新回到编辑工作的岗位上，主持了俄罗斯文学和东欧文学的系统编辑工作。80年代离休之后，他受聘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逐渐有了较多的时间集中研究俄国文史中的一些问题。

但他对研究俄国文史的兴趣开始很早。前辈研究家（特别是巴金先生）关于俄国社会革命史的著译曾使他受到最早的启发和影响。后来在自己的翻译选材上，他也更偏重有高度历史价值的文学著作。在阅读方面，他注意搜集俄国革命前后的百科全书，希望能不受到编者一家一时的见解的限制，力求获得多样的知识。50年代后，苏联扩大印行回忆录著作的范围，为文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使读者便于查考。然而，只有



在 70、80 年代，几位过去著名的俄国史学家的主要著作重新出版后，读者才在更广阔更丰富的程度上了解到俄国的历史发展。蒋路同志一生中虽然尽力搜集这些著作，但手边的藏书常常不能满足他在求索问题时的需要。因此，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他不得不从东郊的家中，穿过北京城，去西郊的国家图书馆查找必要的资料，直到他终于去世。

作者在撰写本书各篇时，虽说“不避舍本逐末之讥”，而最初一些篇章大体仍属于文学、作家、文坛风尚的范围。但随着思路与构想的变化，作者的目光逐渐转向俄国道路和制度方面的诸重大问题，于是皇权的承传和争夺、教派的诞生与分裂、守旧与革新的剧烈冲突、思想领域内的镇压与反抗，这些震撼与激荡俄国的历史大事便一一出现于作者的笔下，使读者得以重睹和深思俄国之过去与现在。不过，在叙说以往四五百年俄国历史，尤其近二百年的历史时，作者总是把人民的正义与利益、社会的进步要求、优秀人物在斗争中的表现与作用，放在最显明的地位。也就是说，作者的同情与赞美永远属于人民革命事业。这也是蒋路同志自己毕生追求与向往的。对于少数胸怀远见，敢于突破社会保守势力，号召社会觉醒的英杰，作者固然满腔激情予以讴歌，永志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对于在艰难的道路上未能终其最初远大理想而消沉者，亦哀其不幸。对于其一生为世人毁誉不一者，则据可靠记载，为读者解说是非，不忽略其在历史中微弱的作用。

作者在青年时代就有一种感觉，俄国文学史几乎只是男性作家的天下，妇女难以占一席之地。尤其在俄罗斯民族中，小

说家率皆男子，诗人中女性也罕见，而且作品大都不传。作者常为此叹息俄国妇女的文学天分与才情之受到抑压与摧残。本书中有关这一问题的篇章，笔调强烈，可见作者撰写时胸中之感情。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妇女以无比英勇的姿态投入持续不绝的革命运动。她们头脑清晰，意志坚定，不甘于舒适的生活与优越的地位，常常在策划与行动中为同志之先，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作者在本书中对于俄国女革命志士的叙述，确是延续了梁启超、巴金先生百年前的介绍。然而作者不忘再次强调她们光照俄国历史的高尚品格，补充从史册中详实的观察获得的材料，越过漫长的距离，让今天的读者忆起那段不应淡忘的历史。

文学翻译事业在各国都有不同的、久远的发展。在各个时期也都有其代表人物，其勤奋的贡献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传播俄罗斯文学上，加尼特夫人为我国几代人所敬仰。读者在本书《加尼特夫人》一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位翻译家的赞扬，领会作者对文学翻译这种人类精神交流工作的悟解。作者对加尼特夫人最初只是在俄国文学早期中译本的序言或译者前记中知道这个名字，其他一概不详。50年代中期，才从一份苏联刊物中读到加尼特的生平，极为感动。因仰慕加尼特夫人一生的为人，80年代作者首先撰文在刊物上发表，材料尚有限。待至在《俄国文史漫笔》中重又发表这篇文章时，面貌已经大异。这里不仅记述了加尼特夫人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对她的生活环境，她的丈夫与儿子的文学事业，她晚年返回俄国后的生活与交往，都一一记述。我们早年对加尼特夫人几乎都只有



简单的了解，及读此文，加深了认识不说，对作者四十年中多方搜求加尼特夫人的事迹，处处锲而不舍，实在震惊而又感动。文章最后部分谈及文学翻译之道，概括古往今来的经验，足令任何长期从事此道者折服，对翻译工作者会有一种清醒的启发，可谓真正身体力行者的肺腑之言。

读者或许会以为本书作者可能有幸长居俄国，以致精通史实，议论所及如数家珍。实则作者于1989年（年将70岁）方首次踏上俄罗斯的大地。承当时苏联作家协会邀请，他与五位译界老友访问了苏联四个城市。由于主人希望尽可能多作游览，因而半月之间蒋路同志只能择其最渴望之处访问。在俄国作家故居中，他首先要求参观的是卢那察文斯基的纪念馆，地处莫斯科一深巷内。当日还请一位研究家在馆中守候，详细回答各项问题。他的遗稿《普斯科夫访古》，详细记录了对普希金庄园的印象。然而这座古城更吸引他的，则是一度影响我国革命至深的女杰苏菲亚少女时代曾在此生活。可惜那座房子百年来已经数度易主，未便入内，不得不怅然而返。到达列宁格勒，名胜虽多，而他极欲参观的却是涅瓦河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瞻仰了曾囚禁过他所最熟悉最崇敬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阴暗的单人囚房。对蒋路同志广泛的历史兴趣来说，这不过只是些点滴，但就其一生向往而论，这次俄国之游却也实属难得。这里记下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本书作者是在数十年间远离俄国，并无亲身领略那片土地发生种种事情的机会，而只能经由书刊缓慢的积累知识，敷衍成篇。为俄国历史研究开拓道路，这坚定的精神和热情，或许能为同行所理解，并激发新

一代研究者的志趣。

正如蒋路同志在《漫笔》前言中说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引进我国，前后已近一个世纪，而有关俄国史的著述则更早些，并举出《俄国史略》为例。但总的来说，这一百年中俄国各类文学作品译成中文者甚多，而译为中文的俄国历史著作则为数较少，而我国作家亲笔撰写的俄国历史著作，则更为罕见。形成这样的原因，不难推断。20世纪后半期，俄文资料在我国的收藏大为丰富，从事俄国文学研究的已不只一代人士，可是浏览历史，选取重点，钩沉遗事，潜心求实，为多数读者写出这样一本确属深入浅出的谈史著作的，至今似乎尚只有本书作者一人。这不能不使人深感，这本书的出现是历史的积累和作者的才学的珍贵的合成。作者一向行文严谨，言辞含蓄，本书的文笔可谓已达到高度的洗练。我们在阅读时常会感到，其实书中每一句都会发展成为长篇专论，每一篇都应该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却又不能不想到，如果天假以年，作者蕴集的学识，会为俄国史学研究领域增加多少可贵的新作。现在，这只能使我们永远抱憾了。

蒋路同志一生既是翻译家和著作家，也是极有修养的编辑家。任何著作经过他的手，都会以十分完美的面貌出现。本书是他的遗稿，有些篇的注释可能生前未能完成。有些处在括号中注明了页码，但出自何书，有何说明，现在都很难补上，只好按原稿付排。为了尊重他写作此书的原意，我们征得蒋路夫人凌芝同志同意，仍将他为《漫笔》亲自写的《前言》重印，刊于本书卷首，供读者了解。如果他仍在世，他一定会认真仔



细处理本书的一切编整工作。我们曾是他多年的知友，又共事多年，然而参与本书的编整工作，实感才力不足，这尚需请读者谅解。

孙绳武

2003年7月

目 录

前言	蒋 路
序	孙绳武

上 篇

混血作家	1
作家与西欧语文	7
评论家的失误	15
文坛巾幗	22
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	29
巴纳耶娃及其《回忆录》	38
《怎么办?》评议录	48
合理的利己主义	57
虚无主义和虚无党	64
《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大笔战	72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三题	84
非婚生作家及其他	97
笔名和匿名	104
出版业和稿酬制	113



加尼特夫人	120
话说帝王	130
修道院	139
红场旧事	148
“俄国的巴士底狱”	161
西伯利亚流刑史话	175
第三局和舒瓦洛夫	186
书刊审查	195
哥萨克	213
马泽帕的史实和传说	221
女杰苏菲亚	226
地名与人名	238
早期中俄文化交流	244

下 篇

两朝一系	261
鲍里斯·戈都诺夫	264
皇权与教权	274
亚历山大二世浮沉记	280
话说贵族	287
说胡须	296

大学生风雨录	301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	316
根基派	326
普斯科夫访古	331
文学社团	338
作家的年寿	352
俄国作家与共济会	357
流放中的作家	368
俄罗斯作家与高加索战争	377
俄国作家与决斗	391
19 世纪 60—70 年代的违禁出版物	399
近卫军	412
多余的人	417
茨冈人及其文学形象	422
恰达耶夫其人其文	429
别林斯基迷途知返	450
叶卡捷琳娜·迈科娃与冈察洛夫	457
皮谢姆斯基的论战性作品	464
迦尔洵自杀的前前后后	473
动摇和叛变	482
谢列勃略科娃	489
编后	496



混血作家

从人种学的角度看，18—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异族血统的作家较多，为同期的其他国家文学史上所罕见。他们当中有极少数是纯粹的外国移民子弟，大部分则属于俄罗斯与非俄罗斯的混血型。这异族血源或来自父系，或出于母系，或远在天涯，或近在本土，情况各不相同。混血最早的，经过长期代谢嬗变，其“遗传性状”虽不致完全湮灭，却已所余无几。混血晚的，其体形容貌、习惯癖性、语调词汇等都会打上明显的异族烙印，甚至使他们的创作受到影响。作家中混血现象的由来，除了下文提及的诸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还有各种偶然的个人因素，这里难以一一缕陈。

我们从俄国古典主义早期代表赫拉斯科夫谈起。他的父亲原系罗马尼亚境内瓦拉几亚公国的大贵族，1711年移居俄国，作家本人出生在乌克兰。以诗体讽刺剧《诽谤》闻名的瓦·卡普尼斯特也生于乌克兰，其先祖为希腊伯爵卡普尼索斯。诗人和翻译家茹科夫斯基的母亲萨莉哈属土耳其族，是俄土战争中被俘的。普希金的黑种外曾祖亚·汉尼拔原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年幼的时候被彼得大帝从国外买回来点缀宫



廷，^①普希金在《我的家世》一诗的附记中写到他，说他的“身价只值一瓶甜酒”。

米·莱蒙托夫的世系更复杂，他为寻根问祖花费了大量精力。最初他认为他的远祖是西班牙布尔戈斯省莱马城堡主人莱马公爵，并在一首题名《当心！当心！》的未完成的诗中作了这样的暗示，甚至向马德里的档案馆投书查询过。有好几年，他的信札上曾多次使用“米·莱马”的落款。而同时，他又在《奥西昂的坟墓》和《希望》二诗中表示，他的家族老根在苏格兰。莱蒙托夫逝世后，从他的家谱里发现一份古老的文献，说是11世纪时，莱蒙托夫的祖先莱蒙特辅佐苏格兰国王马尔康三世挫败篡位者麦克白有功，被赏给一处叫“达西”的世袭领地。星移物换，数百年过去，莱蒙特的苗裔乔治·莱蒙特投效了盘踞俄属别雷城的波兰军，当时波兰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已处于颓势。1613年，别雷城被俄军包围，波方约有六十名受雇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倒向俄国，其中包括乔治·莱蒙特。他先在俄国民族英雄波扎尔斯基麾下任军官，最后于1632—1634年俄波战争期间阵亡，身份是俄军雇佣骑兵团的大尉。他遗下三个儿子，诗人米·莱蒙托夫就是他的第七代直系后嗣。

北欧和俄国仅一水之隔，双方男女订结终身自属情理中事。于是一位俄籍丹麦医生娶了彼得堡官员的女儿，生下小说家和语言学家弗·达里，其四卷巨著《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至今仍流传不废。瑞典和俄国屡次兵戎相见，但民间联系始终未断。

^① 后宫收养几名机灵的黑种小孩供人逗趣，是当时欧洲各国王室的风尚。

作为例证，可以举出赫尔岑的密友、瑞俄混血的作家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尼·凯特切尔。

说到俄国大作家中的法国血亲，人们会想起德·格里戈罗维奇，他能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高举反农奴制的旗帜，写出带泥土气的长篇小说《乡村》和《苦命人安东》，除其他原因外，还应该提提他的法国母亲和外祖母从小对他涵育点化之功。

安东·契诃夫的血统也不纯。他的伯父米特罗方·契诃夫明确地说过：契诃夫家族祖居捷克。安东的农奴出身的祖父本姓契赫（在俄语中意即“捷克人”），到安东的父辈才改姓契诃夫。安东的弟弟米哈伊尔的笔名“波希米斯基”源出“波希米亚”一词，而波希米亚乃是捷克的古称。

柯罗连科的家世同样不简单。他诞生于乌克兰，父亲出自扎波罗热哥萨克中一个古老的家族，母亲是一位不算富裕的波兰地主之女。柯罗连科本人在俄罗斯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并用俄语写作。因此罗莎·卢森堡说：“就出身而论，柯罗连科同时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不过同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非洲、苏格兰、北欧、法国、捷克或波兰有骨肉亲缘关系的俄罗斯作家只占极少数，而同鞑靼蒙古人或德意志人血脉相通的便多得多。^①这个事实有其深远的根源，与俄国社会历程紧密相关。

13世纪40年代初，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领鞑靼大军侵入俄

① 有趣的是，俄国文学的两个重要正面人物形象，即《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和《奥勃洛莫夫》中的施托尔茨，也分别带有鞑靼血统和德意志血统。



境，建起金帐汗国^①。15世纪时，金帐汗国解体，分裂为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和克里木四个汗国。这些汗国于16—18世纪被俄国兼并，可是鞑靼人仍然分布俄国各地，同其他民族杂居共处。鞑靼祖制并不禁止本族男女与俄罗斯人通婚，由此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混血后代，包括一群作家在内。

首先该说说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诗人杰尔查文，他出生在鞑靼人的主要据点喀山，是他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拥有世袭统治权的鞑靼贵族巴格里姆的后嗣。感伤主义小说家和正统史学家卡拉姆辛的血管中也搀杂着鞑靼血液。据图拉省贵族谱系记载，伊凡·屠格涅夫的先人是一位名叫列夫·屠格涅夫的鞑靼贵族。1400年左右，列夫从亚洲去莫斯科服役，他的某些苗裔曾升至将军、省长的高位，后来家道中落。到伊凡的父亲那一代，从容貌上已看不出亚洲人的特色。短篇小说高手迦尔洵也同鞑靼人沾着亲，柯罗连科的《文学回忆录》写到这一点：“据家庭传说，这个家族的祖先鞑靼小贵族戈尔沙，是伊凡三世时代从金帐汗国来的。”库普林的生母出自古老而式微的鞑靼公爵库兰恰科夫家族，因此现代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为《库普林六卷集》做序时，特别点出他那“稍带鞑靼型”的大脸庞。

德国邻近俄国，双方皇室又一再联姻。德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位之初，更调进大批德意志人来开发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其后嗣一直绵延到今天。而被德意志骑士长期霸占过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18世纪沦为俄国藩属后，也成

^① 我国史书称之为钦察汗国。